

左越扬◎著

重庆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的幸福疼痛

身心成长记录

写给——幸福路上的迷途人
天下同道：「伪前卫」男女
中国独生子女和他们的父母
徘徊在金丝笼前的姐妹





叫我姐姐的女子

李 睿

不得不承认，和这个一直在短信里叫我姐姐的小女人有“代沟”——按她的理论，“三岁”足以构成，我们俩刚好三岁之距。

依照左妹妹和我的成长经历，我们的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几乎不可能交叉，于是不可能相遇。然而，就在这一一些看似绝对的“不可能”之间，我们竟然认识，而这个已经发生的偶然加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似乎只能解释成冥冥之中的命定。相识的时候，正值她的第二个本命年，我们的相遇因此而起。我们并没有在共同的出生地碰面，却相逢在离家10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没有发小的情分，也曾经格格不入，而现在，我们却是各自“朋友”的界定里最温暖柔软的那个名字（不知道她是怎样认为，对于我是这样）。

知道她的名字“米花儿”是在组里公用的邮箱里，那封电子邮件的文字风格完全是《女友》里悠然而又幽幽然的小女人模样，却不失坦白、率真。第一次从电话里听见她的声音，甜美干净，像只容

幸福的疼痛



易受惊的小鹿，小心翼翼，感觉这是个文静而略带些忧伤的小姑娘，天才地拥有和她的年龄绝不相称的思辨。之后，收到她寄来的所在杂志社的一批期刊（每次收到她那些牛皮纸袋的大信封，组里的人总是不无羡慕和发愁地看着我，一次就两三个大纸袋，如何看得完？），信封上的字活泼、卡通，信纸上随手画的娃娃头也都是流行的 hellokitty 一类。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叫我“姐姐”，如数家珍地跟我讲她喜欢的经典日剧和卡通形象。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著名的北京西站，素未谋面的我们强装熟识地与她同路的人告别。后来告诉她，只是依照对于声音的辨别断定——我没有接错人，她听了之后颇有些失落的样子。当时我也很不适应，怎么会是一个尚在冲龄的未成年人？这错全都在我，误将心灵的意象当作现实的翻版。

只看她的长相怕是没有人不会被自己“骗”，这当然是件值得她大张旗鼓庆祝的天赋；旁观她干家务，就明白她曾经是个怎样锦衣玉食、饭来张口的小公主；听她聊时尚，kawaii 的小女生本色无药可救，九头牛也拖不动；看她的文字，却是一脉沉着和淡定的气度，颇像那个翻过些筋斗的老僧，让人惊异。总会不自觉地有一句诗冒出来：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是她的文字给我的意象。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她却可以完全漫不经心地用她的哲学根基，挥洒一句意想不到的惊喜给你，直指本质，却依然是随意码着的浪漫字符。

喜欢看她“狡黠”地眨着眼睛的文字，温润、灵动，偶尔有点累——她真的话多且密，不折不扣一个话痨，但是——可爱。她的文字深深地烙印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过往，毕竟她是第一代小公主。难得的是她不掩饰（为了防止她翘尾巴，还有一种说法是无心插柳），一派纯真的赤子之心，少年心性。只是隐隐地觉得，她也许无意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替同样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我们梳理着一些我们不怎么敢追究、回望的往昔。关于童年经历之于一个人的影响，已经在各种心理学和伪心理学的普及读本、画本上被强调得无以复加，全成了祥林嫂式的车轱辘唠

叨。我们不得不去探究的不仅仅是“其然”，更要明白“其所以然”。可是，我们究竟能在怎样的层面上完成自省和他省，结束一直以来的“梦魇”，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都还未知而且模糊。

20 世纪 70 年代生的人是被忽略了心灵成长的一代人，没有人关照我们内心的声音，无论是我们的父辈还是我们自己。在成长的岁月里，父辈们忙着应对社会的变革，我们自己则无知而又盲目。父辈们也许是无意识，也许是要防备我们的离经叛道，他们从来都只告诉我们：别人是怎样的，应该跟别人学习，而且只有学习别人的长处，才可以更好更优秀。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更没有自己，不是无私而是纯粹的无知。也许在他们的概念里，“自己、自我”是一个等同于“自私”的可怕魔鬼。而我们自己，竟然对父辈的权威一点点质疑的意识和勇气都没有。曾经我们被要求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们似是而非、不求甚解地接受却并非自愿，更遑论自觉。就在顺从地半推半就的“接受”里，我们不知不觉长大了，却远远没有成人。我们的灵魂发不出自己的歌唱，当存留在脑海里的虚浮理想，遇到变化万千的现实物质生活，我们失去了立场和根基，这一群人都变得面目可疑，处境难堪，进退尴尬。

无法选择地生长在一个标准化、格式化教育体制的时代，非主流是我们所不习惯、不适应的，但是在骨子里我们都潜藏着叛逆、另类、追求个性舒展的星星之火，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唯一的“集体无意识”。也许 20 世纪 70 年代生的人是一个被所有人不屑的种群，因为我们的确在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竟然没有个性地活着。然而，父辈给予我们的“理想化教育”终究没有白费，我们在各自的物质化生存中艰难、痛苦地分辨着心灵的独白，即便挣扎、煎熬，但依然固执地坚持。不过是需要一点时间、一点宽容让我们补齐落下的心灵成长的功课，然后走得更远。

这本书也是一个礼物，是一位幸福的小朋友的生日礼物。她有一个心思细密、柔肠百转和坚实的理性反省精神的美女母亲，为了让自己也让她的小宝贝更幸福，在左妹妹最幸福同时也最辛

幸福的 疼痛

苦的十个月里，同时孕育了两个孩子。所以，这个小家伙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双胞胎的“妹妹”。为这个小美女记录一点她错过的事情，是我从她的漂亮妈妈那里讨来的“苦差事”。

这本书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驿站。下一段人生正有无数的可能、希望，祝福我们所有的人定住神，做出机会成本最小的选择。

此刻的左妹妹是幸福的，智慧地选择了一个被她戏称为“笨得像棉裤腰”一样的男人，一个尊重、欣赏、懂得、珍惜她的丈夫，一屁股坐进了幸福里，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每天有无数的女人成为了妈妈。我想知道她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一天。她们是否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做母亲？从小，我就被灌输了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最高尚的。于是亦有祖国母亲之喻。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慢慢长大，从一些长辈口中知道，每年自己期之盼之的生日原来却是母难日，震撼同时依然懵懂。

真正对孕育有所概念，是在铺天盖地的电视剧里，目睹到的惨烈挣扎。生孩子真的如此痛苦吗？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这是我当时的条件反射。但是，似乎从我知道女性天然拥有这一功能时，就不像同龄女孩那样抗拒，我觉得这是必须的，就像升学、工作、结婚一样，是必由之路，是我不能反抗的。可是，直到我真正开始孕育生命，我依然矛盾着、抵触着。我努力为自己找寻



做母亲的理由，企图说服自己：一，父母公婆的期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二，我爱自己的夫君，他是传统的中国男人，我有义务为他传承血脉；三，既然迟早要生，不如赶早，老人言不可不听，年龄越大越难恢复；四，有孩子才更像一个家，生养哺育的过程中，我和孩子互为师生，共同成长。这四条理由一、二、三都完全成立，第四点于目前却只是自我安慰、自我超越——强行的。而且，有我这种想法的同时代都市女人，至少十之有六。她们当初选择做妈妈，不是“意外”后的“顺水推舟”，就是如我，知道这是孝女贤妻不得不迈的坎儿。我的这种困惑，也许在很多长辈们看来匪夷所思，开明些的也许会慈祥微笑：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会说这些傻话了，舍不得离不开呢。我相信她们的预言，但在我看来这只是被动就范。

都市女性的归宿，通常越不出三种：最寻常传统的，是像我这样相对“清心寡欲”的小家碧玉，往往嫁给尚在潜力股位置、年龄相近、最欣赏、宠爱自己的传统男人。他会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为了他，鲜花育硕果。第二种，是各类版本的现代灰姑娘传奇，是更多向往高尚生活女人们的终极梦想。她们更是要做母亲的，而且最好儿女双全，多多益善。这些女人大概普遍不会想“为什么做母亲”这个命题，其中道理，所有人都能深谙于心。还有一种，也许是现代文明进步的产物，她们是所谓的女强人，是在社会能力范畴内无所谓性别的人。这种女人是我最少接触的类型，只能根据所目睹的现状判断：无论夫妻共同奋斗，或家里有个贤内助，或单枪匹马闯天下，多数还是做了母亲。据她们言，做了妈妈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才能更深刻地体味生命。

至于社会上的其他男女关系，或所谓的“下嫁”和遇人不淑，窃以为不属于“归宿”，所以不做铺排。

为什么要做母亲？第二种女人的理由坚实，第三种女人的理由华美。只有第一种女人的理由，看来浪漫却最耐人寻味。物以类聚，我身边最多的就是第一种女人。她们对于生育的态度，多半是一项迟早要履行的义务，且纷纷表示只负责生育，抚养自有

父母们操心。其中最极致的，会顶冒多重压力，选择“丁克”家庭。

为什么不想做母亲？理由比较雷同：生孩子的过程太辛劳、痛苦，孕育生命后女性身材往往难复昔日，生孩子几乎意味着放弃现有的“品质生活”……她们所担心的这些也是我的顾虑。不过，更令我矛盾烦恼的，并非孕育而是抚养。妈妈曾经多次宽慰我，只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们会帮我带的，然后我就可以一身轻松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了。像他们从前一样。

最后这句话触动也触痛了我，童年的记忆潮水般涌来。我忽然觉得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希望父母、同龄人和未来的女儿都能听到我的心声。

最近各媒体上关于“孩子”的话题沸沸扬扬，其中有一口号让我印象颇深——“未成年人的成长，成年人的责任。”这句话铿锵有力，语气深沉。不过，这样的话，窃以为，大多数家长听来如不觉委屈，也像没听到一样。我相信，天下父母对孩子的爱天地为证、日月可鉴。每个家庭，几乎都是以各自经济和心力所能承受的底线来哺育、培养下一代的。如果可以，他们甚至想为孩子的一生负责任。问题是，很多孩子非但不领情，反而对父母疏离、冷漠，甚至仇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如今的领悟是：形式大于内容是表达感情的绝对真理。从前我不懂得。年少的我自以为爱是不用说的，心里有就足够了，迷信“默契”。尤其对父母，早已说不出口。后来才知大谬。一次爸爸生日，我忽然想起他爱吃香蕉，就随意买了一挂，不曾想会看到父母那样惊喜的目光。他们后来表示，那时觉得我真的长大了，心里装着别人了。我当时委屈又好笑，原来，对父母和对恋人没太大区别：要哄、要撒娇、要甜言蜜语、要亲昵陪伴。最重要的，沟通方式需要技巧。父母对孩子，亦是如此。就像所谓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一样，成人与孩童更是两个世界。可能我的“技巧”一说让有些人觉得“世故”，不妨将此理解为一种艺术和情趣。换个角度，也许就豁然开朗——术精方能艺湛。“真诚沟通”是现今的流行话题，理论已深

幸福的疼痛



入人心，却往往知易行难。这是极其系统的工程，但最核心的环节就是父母的“与时俱进”。毕竟，很难奢求涉世未深的孩子做到“设身处地”。

虽然打小我只有作文能让父母稍感欣慰，但我从来没有热爱过写作，人生总有很多阴差阳错。于是，当如今心中激涌着无数念头与思绪时，我无所适从。因为找不到技术化的表达方式。我总是羡慕今何在那样的作者，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又把自己似有若无包裹其中。谁也不会说他的《悟空传》是贩卖隐私、是背叛父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只会“本色出演”而彷徨焦灼，为不能驾驭“狡猾”的文风自卑痛苦，几次三番想要放弃。爱人了解我的任性和敏感，他从不刻意提及此事，但只要我主动暗示，他给我的总是温柔鼓励。还说不要顾虑那么多，将来有他为我把关。我挣扎许久，开始动笔。

人总是主观的，习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我现在的家庭身份微妙而多元：女儿、妻子、准母亲。我开始以三合一的身份思考这个问题：为何以前的女人似乎从未因此困惑过？旧时代的女人把能生养当作女人的最大骄傲，我们的祖母、母亲几乎从来不曾想过放弃做妈妈的权利。为什么偏是我们这一代，提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追问？我想了许久，也许因为我除了是女儿、妻子、母亲之外，还拥有更具符号性质的身份——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从我们开始，中国人才真正开始自觉地关注“自我”。于是，必须补充一点，是否想成为父母，并不取决于性别。以上困惑稍做调整，对于同符号的男性一样适用。我常常会想，下一代会比我们快乐吗？从理论上讲，应该会。因为我们和他们都懂得真正的爱应当根植于平等、尊重，认可孩子不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不负责承担父母的梦想、弥补父母的人生遗憾。他们来自于我们，却不属于我们。但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一定不会明知故犯吗？当我看到电视上的英语演讲、数学竞赛，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将来我的女儿要是能称雄该多好。继而愿望急速冷却，转为强烈的自我批评。

当我们真正成为父母，变了位置，换了角度，是否还能保有一颗理性、宽容、无私的爱心？直面现实的生活，只强调让孩子快乐成长，就足够吗？

怎样做，才是真正为孩子着想呢？幸福无法给予，又当如何指引？我只能一边回忆，一边摸索前行……

第一代独生子女曾被认为是最幸福的一代，锦衣玉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个个都是家里的太子公主。如今，这些孩子长大了，恋爱了，却不那么渴望婚姻和成为父母。专家们将此归结为这一代的冷漠、自私、乐于索取、害怕付出。总之，是逃避责任、被宠坏的一代。专家的话颇有道理，却太概念化，好像冷酷的判词。“有得必有失”，很多人忘记了这一永恒真理。

我们和父辈，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代沟最深广的两代人。虽然我们都长在红旗下，受着貌似相同的教育：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然而，父辈与我们所经历、面对的迥异——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尤其是主流价值观的评价体系。

有人这样叙述父辈的人生历程：在最需要长身体时，闹饥荒经常吃不饱；在最需要学知识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该成家立业了，却一无所有，能回城已是幸运；该升职加薪了，可是没文凭又下岗了。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些戏谑，不过，父辈的确是自觉不自觉地被剥夺了“自我”的一代人。

在父亲看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最幸福的。他将此等同于职业选择。父辈很羡慕我们优越的学习环境，拥有如此多的选择方向，而他们只能在革命洪流中被动前行，茫然不知人生去向。而我，从第一份工作起，就隐约感到，任何事一旦成为工作，乐趣已然稀薄。我们对人生最原始的动力是享受“生活”，追求“品位”。虽然很多人也会说热爱工作，然而，在日益规整和细分化的工业社会，“工作”本身的魅力在逐渐消减。于是，我们和父辈在心态和观念上的悬殊仿佛天地之别，我们虽彼此深爱，却都很难走进对方的心灵深处。

写在书封面上那几句话，是我衷心所愿。不过，必须强调，

幸福的 疼痛



我并非想要或能够为“迷途人”指点迷津，因为我在追寻幸福的路上也时常感到糊涂、迷惘，亦有很多人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古人将人生佳境谓为“花未全开月未圆”，我能理解却尚不懂体味。成长，只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互学互助，边走边悟吧。而那些真正的前卫男女和直扑金丝笼而去的人，就不要和我较真儿了，道不同无相与论。

据科学家研究“3岁”已成为一个代沟，我还是奢望现在的孩子和我的父辈们能耐着性子读这本书：人间最浓郁深沉的始终是亲子之爱，彼此都不要吝于、羞于表达感情，更不要行将失去才泣叹追悔莫及。我更希望那些选择成为父母和不得不孕育生命的小夫妻能读到这本书。我想郑重地提醒他们：人是太容易“忘记”的动物，也太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可是永远不要当自己成为父母时，就忘记了我们也曾是孩子。

目录

序 叫我 姐姐 的女子 李睿	1
前言	1

1978 ~ 1985

(1) “ 走失 ”和“ 出走 ”	2
(2) 终于乘上 诺亚方舟	4
(3) 房子再大属于 大人	6

1980 ~ 1990

(1) 坚定懵懂 的理想	10
(2) 红脸白脸	13
(3) 最熟悉 的陌生人 ——四年级作文摘抄	15
(4) “ 女人意象 ”与“ 角色扮演 ”	17
(5) 童言无忌? 自我中心 ?	18
(6) “ 孩子王 ”的秘密	21
(7) 狼和羊的 寓言	24

1990 ~ 1995

(1) 泪湿 “八股文”	28
(2) 在 丧失 中 成长 ——初中日记摘抄	31
(3) 不 打 不相识	35
(4) 笔帽 疑云	39
(5) 暴戾的 温情	43

1995 ~ 1999

(1) 我的 父亲母亲	46
(2) 波洛 的名言	50



- (3) “avoid” 与 “escape” 53
- (4) **小丸子**的烦恼 56
- (5) **精神**度假村 60
- (6) 青春不留白 63

1997

- (1) **纯真**还是矫情 ——“追星”信件 68
- (2) 爱上“**爱情**” 81

1996 ~ 1997

- (1) 白衣飘飘·**追梦**失梦 92
- (2) **女人**——有关美丽的意象 97
- (3) 我们的**爱情**生了病 99

2

1998 ~ 2000

- (1) 聚散**两依依** 104
- (2) **寂寞**无底洞 115

2000 ~ 2002

- (1) 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126
- (2) 清楚地**糊涂** ——写给 N 的信 130
- (3) **恋爱**症候群 ——写给网友的信 137
- (4) **天国**家书 ——写给爷爷的信 143
- (5) 只爱一点点 154

2002 ~ 2003

- (1) 青春**残酷**物语 170

- (2) 温暖两地书 178
(3) 遭遇“潜规则” 184

2003 ~ 2004

- (1) 爱有天意 205
(2) 女孩·女人 211
(3) “展览品”下乡 218
(4) “桃色”风波 222

2004 ~ 2005

- (1) “爱情”双刃剑 229
(2) 《中国式离婚》 235
(3) “买椟还珠” 238

2005 ~ 2006

- (1) 妇产科惊魂 242
(2) 悲观的乐观主义 245
(3) 内心迷宫 248
(4) 太阳出世 250

- 附录 “伪前卫”——不可说不可说 258
后记 聪明糊涂心 261



题记 Xingfu de Tengtong



无忧无虑，天真无邪……这是大人们慷慨给予孩子的完美形容词。但我似乎从不认同。十来岁时看到一部名为《樱桃小丸子》的动画片，那个可爱的小女孩站在秋叶纷纷的树下，忧伤地说：“大人们永远不懂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烦恼。”可是，人一长大，往往就会轻易忘却当时的感受，以为眼前的坎坷、磨难才是艰难，过去的那些，都不值一提。其实，在任何时候，人都会有自己彻骨的恐惧和伤心，都是那个年龄难以承受，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童年，应该是人生中想象最丰富、异想天开的时候，也是最善恶分明、疾恶如仇的年龄。那时，绝对地相信“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斗败了格格巫，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又欢欣”，就像相信童话里虽格式化却始终令人向往的际遇——从此，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时候，想不到问“后来呢？”没有质疑、惶惑。有的，只是憧憬，迫不及待想要长大……

童年已觉遥远了，虽然我只经历了不足 30 年岁月。这段成人记忆中最灿烂的画卷，我能记录的只是残章片断。当然，其中很多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



1978 ~ 1985

2

(1) “走失”和“出走”

据长辈们说，刚出生的我是个又黑又胖的丑丫头，奶奶都不敢抱我出门晒太阳。邻居们看到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赞美之辞，唯有捏着我传说中的“九节胳膊”感慨着：真是胖啊。后来再说起那时候，只当说笑了。可当时，爸妈为我的模样发了好一阵子愁。虽然儿时的我并不漂亮，但爸妈眼中，自己的孩子都是最好的。从我落地的第3天，爸爸就用相机记下了我的一颦一笑。后来，那两本记录我成长点滴、且每张都配有父亲“解说词”的相册，成了父母送给18岁的我最珍贵的礼物。印象尤深的有两张黑白相片：一张是两岁时，肥嘟嘟的我歪戴着太阳帽，坐在滑梯上。照片旁边的小纸条写着：装样子不敢滑。一张是3岁时第一次在动物园开小汽车，那样纯真灿烂的笑容只属于那个年纪。它被取名为“小司机真开心”。

爷爷说，儿时的我几乎不哭，总是咧着嘴笑。爷爷常常晚上抱我出去看夜空中明亮繁密的星星，我总回报给他更灿烂的笑脸。

妈妈说，我从小身体很好，极少吃药打针。三四岁时有一次病得比较重，医生决定给我打吊针，我一看见吊瓶就感到了危险，号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爸爸在一旁听得揪心，突然抱起我就跑，医生和妈妈气也不好笑也不是。

爸爸似乎最喜欢回忆幼年的我，他说那时的我活泼、乖巧、爱笑不哭，而且很机灵，与别的小孩儿不同。他总能找到一些奇怪的细节来证明我的“不同”：比如，我第一次接触哪种食物，一定不会急于入口，总要把小舌尖儿伸出来，谨慎地舔一舔，然后才决定是否吃下去。再比如，我希望别人把自己高高抱起时，总会向前跑几步，再突然转身扑将过来……儿时的我特别喜欢去动物园，看见什么都万分好奇。爸爸现在还常提起我以前冷不丁冒出来的让他们捧腹的话：“那谁给小骆驼擦屁股呀。”爸爸每每说起，必是笑得前仰后合，还不迭地说，那时候扬扬着急得很呢。

这些理由我后来听到觉得很滑稽和牵强，但内心非常嫉妒儿时的自己。曾经，连我的这些小举动，无忌童言，在爸爸心中都那么可爱、那么有意义。

儿时我曾经有过多次“走失”经历。想想也是，小孩子又没见过什么世面，每每上街必是眼花缭乱、四顾流连。而爸爸往往忙于购物，不自觉地小手就滑出了大手的掌握。后来爸妈常提起的，是一次在菜市场的走失。爸爸猛然发觉，我不在他身边，慌忙返身寻找。这时，正看见我蹒跚走来，一副哭脸，小声地叫“爸爸，爸爸”，声音仿佛含在嗓子眼儿里。爸爸讲到此处必哈哈大笑，说那时候我也不哭，还挺镇定的。谁也不可能知道我当时的心情了。不过，我能想象那时一定是无助恐惧极了，一见到爸爸，就扑到他怀里。爸爸问：“吓坏了吧？”“吓坏了！”而后痛哭不止。

这是一次被动的“走失”。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还有一次主动“出走”。那时周末，每每都是由爸爸到校门口接我回奶奶家。一次，我在门口傻等了十余分钟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我决定自己走回去。初次单独“出走”令我兴奋而欢喜。可当时的我还不怎么会过马路，这可怎么办呢？我站在人